

寶頂山喋血記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宝顶山喋血记

黄 鹏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1993·北京

(京)新登字169号

宝顶山喋血记

黄鹏 著(编)

责任编辑：马春辉

出版：农村读物出版社（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81号）

发行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7.75

字数：171千

版次：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 7-5048-1224-2/I·201

定价：4.5元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向承印厂及出版社调换）

目 录

宝顶山喋血记.....	(1)
狂 涛 怒 仇.....	(141)
“黑鹰”传奇.....	(185)

宝顶山喋血记

第一章

明朝永乐八年春，蜀中官道上，两匹骏马自西向东飞驰而去。马蹄哒哒，惊得山林树木落叶纷纷；官道上石头迸出火星点点，路旁行人争相避让。

坐骑上二人乃蜀王朱椿手下护卫，蜀王从锦官城里连赶三天路程，到大足宝顶参加一年一度的观音朝圣大典。派遣二人先行，蜀王则在后面由数名侍卫护着车辇踟蹰而行，意在二月十九日午前赶到。

这蜀王朱椿乃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，当今万岁明成祖第九位兄弟，聪慧至极，深谙世风、民情；加之他自幼熟读经论，广采博撷，文章道德均有造谐；平素好文习武，才思敏捷，出口成句，提笔成章，深得一班文人学士推崇。他武艺虽不高强，也能防身自卫，常与一班拳师高手一道切磋技艺，渐渐也有了不少长进。

正因蜀王才智双全，文韬武略，引得万岁皇上心中不安，便让他到四川封疆守土，当一位与世隔绝的王爷。

谁知这蜀中风土淳朴，景致佳秀，反倒乐得蜀王丢掉思国忧民的烦恼，着意交游，尽享天府之郡的安乐。

此时车马行至一片密林前，只见这片密林内，阴风惨惨，鬼气森森，几只老鸦在林上盘旋怪叫，使人顿觉不祥。

几名侍卫不约而同向蜀王乘坐的轿子靠拢过来，不停向

四周张望。

“嘎”一声乌鸦的怪叫，众人心中一凛，齐向天空看去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众侍卫心神微分之际，两道人影从离蜀王轿子最近的树上掠出，直扑蜀王座轿！

两名侍卫怒喝一声，腾身跃起，迎击那两名刺客。

岂知那两名刺客倏地止住飞扑之势，落地的同时“嗤嗤”连响，一大把金光闪闪的金钱镖齐向蜀王的座轿射去！

一直在轿旁的一名长身侍卫“咣啷”一声拔刀出鞘，一轮急舞，刀光封住轿子，泼水不进，金钱镖纷纷落地。

两名刺客这才站定，原来二人都是一袭黑衣，黑巾蒙面，两双眸子晶莹闪烁。

其中一人长啸一声，密林中立刻涌出十名黑衣蒙面人，各挺明晃晃的长刀向蜀王轿前扑来。

这十人似乎训练有素，配合十分默契。顷刻间，两名蜀王的卫士已成为他们刀下之鬼。

那名长身侍卫冷哼一声，纵身跃上，刀光连闪，两名蒙面人身首异处。

其余刺客甚是强悍，不退反进，但那侍卫武功太过高强，不多时，又有三人丧命，一人断了一腿。

最先出现的两名刺客见势不好，做个手势，当先跑入树林，剩下的见首领已逃，恨不得多生两条腿，也没命地跑了。

长身侍卫正待追去，那乘豪华大轿内传出一个清越的声音：

“剑鸣，穷寇勿追，由他去吧！”

剑鸣忙停住脚步，恭恭敬敬地道：

“是，王爷！”

他转眼看到躺在地上哀嚎的受伤刺客，忙走过去，将那

刺客的面巾拉下。

剑鸣沉声道：

“是谁派你来的？”

那刺客痛苦地说道：

“是……大……大足……啊——！”

随着一声惨叫，刺客已断了气。剑鸣定睛一看，那刺客脑顶门嵌着一枚黄澄澄的金钱镖。

剑鸣站起身，向树林望去，只见风吹树梢，枝影婆娑，哪里还有暗算者的影子？

轿中蜀王朱椿的声音又响起：

“剑鸣，回府后速将殉职的两名侍卫厚葬了，现在咱还是继续赶路。”

“是。”剑鸣答道。

当天夜里，一行人才赶到距宝顶山还有三十里路的一个小镇。

蜀王朱椿出游向来不喜欢张扬，所以吩咐众侍卫在客店老板面前只称他“少爷”，尽管如此，聪明的掌柜见这位公子爷被这么一大群人前簇后拥地来住店，心知大有来头，着意巴结。

朱椿将剑鸣召入他房内道：

“剑鸣，今日之事，若不是你武艺高强，拼死护卫，本王爷早死于宵小之手了。皇上可真是独具慧眼，派了你来做我的贴身侍卫。”

剑鸣忙起身肃立：

“王爷夸奖了，实在令剑鸣惭愧。”

朱椿道：“坐，不必多礼。”

一名小僮将茶奉上。剑鸣呷了一口茶，说道：

“王爷，不知您以为今日之事是谁所指使？”

朱椿一愣道：

“有什么指使不指使的，不过是几个蠢贼想抢些钱财罢了。”

剑鸣道：

“王爷，卑职以为，事情不这么简单。那些贼人，个个身手矫捷，而且进退有序，训练有素。这，恐怕不是普通打劫的贼人能做到的。”

朱椿放下茶杯，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剑鸣压低声音道：

“卑职以为这事与王爷此行的目的有关！”

朱椿沉吟道：

“与我此行的目的？”

原来这大足宝顶之所以名扬四海，主要在于宝顶山上的数十尊摩岩石刻十分了得。宝顶石刻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，由名僧赵智凤主建，历时七十多个春秋，尚未完工，赵智凤便圆寂而去，由后人继续修造。整个石刻雄伟壮观，布局严谨，疏密有致，为蜀中第一佛法道场。与中原云岗、龙门石窟相比也毫不逊色。不幸，元兵入川石刻被战火焚毁十之五六，直至明永乐年间，依旧残缺不堪，无力修复。

蜀王朱椿自幼熟读史书，对这一典故自无不知之理。他到四川后，弘扬佛学，决意修复这一佛门瑰宝。他旨令无极始祖海公法师主持。但修复宝顶耗资必巨，是以蜀王命凡到宝顶朝圣之信徒，务请自愿捐银，作为修复石刻的费用。

岂知颁令不久，蜀王朱椿便听到蜀中百姓怨声载道，并纷纷传言：大足县令邹亦涵勾结大足富豪王玉川、李金魁等，

趁蜀王力主修复宝顶之机以捐银为名，横征暴敛，中饱私囊。朱椿平素颇体恤民情，且人品正直，听到这些传言，大为震怒，这次一则到大足宝顶山参加观音朝圣大典；二则调查此事真相。

朱椿沉吟了半晌后道：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剑鸣道：

“此事卑职也无十成把握说就是邹县令所为，只有请王爷多加小心，别着了他们的道儿。”

剑鸣说这话时，手心攥着那支金钱镖，却始终没有呈给蜀王。

清晨，朱椿命一干侍卫先去大足县衙，自己则与剑鸣直接上宝顶山巡访。

朱椿书生打扮，手摇折扇，如玉树临风；剑鸣本就一表人材，穿蓝色长衫，风度翩翩。

二人在大道上快步向宝顶走去，一路上只见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们风尘仆仆，手提香蜡纸烛，从远处赶来参加观音朝圣大典。

时近正午，朱椿与剑鸣才行至宝顶。这宝顶佛山方圆不过五、六里。被不计其数的拜佛者挤得水泄不通。朱椿二人忽听得不远的入山处人声鼎沸，还夹杂着喝骂声与一阵阵的惨叫之声。

朱椿和剑鸣顺着人流涌至山口，只见一个獐头鼠目、衣着华贵的中年人坐在一张太师椅上，身旁放着一个木箱，上书“功德箱”三个大字。

四、五名彪形大汉站在这人身后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拜佛的善男信女们。

那华服中年人扯着嗓子叫道：

“入山拜佛的听着，蜀王下令重修宝顶，凡是入山者须先捐银五钱，作为修复宝顶之资！不交者，嘿嘿……作为抗旨交官法办！”

说着向旁一指，只见一人因交不出五钱银子，被一名打手打得躺在地上哀叫不已。

剑鸣心头火起，正欲上前，朱椿忙将他拉住。

前面的人一边喃喃骂着，一边将银钱丢入“功德箱”内，轮到朱椿二人时，那獐头鼠目的人叫道：

“二位，请先交钱。”

剑鸣长眉一竖，正要发作，朱椿已掏出银两，丢入箱内。

二人上得山来，只见佛湾周围栅栏高竖，由于朝圣正日尚未到，是以佛湾不开。栅栏外竟是一排排官兵，但见刀枪如云，剑戟成林，把好端端一个朝佛圣地变成法场，如临大敌。

朱椿嗔道：

“胡闹！这邹亦涵简直目无法纪，一手遮天！把一个好端端的佛门圣地弄得杀气冲天！”

剑鸣道：

“这种人岂能为县令，王爷，您还是将他制了吧！”

朱椿苦笑道：“你是从京城来的，不是不知道，他乃朝廷命官，自有皇上作主，我能把他怎么样？”

二人说话之间，又走了一段。忽然又有一人将他们拦住。

剑鸣本能地闪在朱椿前面，高声唱道：

“干什么的？如此无礼！”

那人一指旁边的大木箱道：

“请二位捐银修复宝顶。”

朱椿奇道：“怎么山下才捐了，到这里又要捐！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此乃蜀王的旨意，谁敢抗旨。到这儿就是我们的规矩了，快交钱！”

剑鸣怒问：

“凭什么要交两次？难道这也是蜀王旨意？”

旁边一个闷雷般的声音响起：

“就凭这个！”

一个醋钵大的拳头已在剑鸣面门奔来。

剑鸣将身一闪，见来人是个身高七尺铁塔般的黑大汉，右手疾伸，已抓住那大汉的手腕。

“啊——！”那大汉长嚎着，满头汗珠滚滚而下。

先前那人大怒，叫道：

“快给我上，抓住这两个小子！”

六、七个大汉磨拳擦掌，慢慢围拢上来。

“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——”

人群外传来一声宛如龙吟的佛号，围观的人连忙闪开。

只见一名白须垂胸，相貌慈和的老和尚缓缓走来：“老衲接驾来迟，请蜀王恕罪！”

朱椿忙到：

“大师，久违了！”

老僧双手合什向朱椿一揖道：

“王爷！”又转身向那人冷冷说道：“刘管家，这位就是下令修复宝顶的蜀王。”

那刘管家吓得面如土色，连忙跪下磕头如捣蒜：

“王爷息怒，小的不知是王爷驾到，得罪了王爷，真是

罪该万死！”

朱椿哼了一声，正欲起步，忽听得身后有一人叫道：

“王爷恕罪！王爷恕罪！”

人群中一名身穿七品官服，面白无须的中年人跌跌撞撞地跑来，跪在地上磕头道：

“王爷，卑职来迟，以致让这些狗奴开罪了王爷，真是罪该万死！”

朱椿知道此人就是大足县令邹亦涵，冷冷道：

“邹大人，起来吧。”

邹亦涵道：

“王爷……请到衙内小坐，卑职与王爷接风洗尘。”

朱椿一挥手道：

“免！你先回去吧，我有要事与海公大师相商。”

邹亦涵喏喏连声地退下。

海公大师又是躬身一礼道：

“王爷，请到寒寺一叙。”

朱椿忙伸手道：“请。”

沿盘山大道逶迤上行，来至海公大师的居所“圣寿寺”，入厢房分礼坐定。

海公大师道：

“王爷，您上山时可已看到，王玉川、李金魁这些人强设关卡收取捐银，弄得怨声载道。等香客们上得山来，一是搜刮已经捐不出银两；二是有银也不会到老衲这圣寿寺来捐了。”

朱椿怒道：

“这伙人无法无天，本王弄清情由，定要将他们严加处置！只是不知大师到此时已收到多少捐银？”

海公大师苦笑道：

“不怕王爷见笑，不过二、三百两的光景。”

朱椿一惊：

“什么？才二、三百两？”

剑鸣在一旁道：

“不如将那王玉川、李金魁逮捕法办，财产充公，用来修复宝顶。”

朱椿叹道：

“他们乃当地富绅，与朝中大臣均有牵扯，地方上又有邹亦涵撑腰，事就难办多了。”

海公大师道：

“王爷，最近宝顶佛湾还有一件怪事，每天晚上在佛湾内千手观音摩岩像前总有两黑影东游西晃，不时还有叮咛之声，待守卫趋身察看那黑影又不见了。”

朱椿道：“有这样的事情？”

“这两人似乎在寻找什么。”圣寿海公大师道，“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，这两人身具高明的武功，因为要从守卫眼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佛湾，没有很高的轻功，是不行的。”

朱椿忧心忡忡道：

“这事倒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这修宝顶的钱何时才能凑齐！王府内倒还有笔钱，如果急需，可派人从锦官城运来，以解燃眉之急。”

正谈之际，外面似有喧哗之声，一名小沙弥走进来禀告：

“王爷，师祖，外面有自称姓花的父女二人为修宝顶一事求见。”

海公大师诧异地说道：

“姓花的？老衲并不认识啊！不过既是为宝顶之事就快请他们进来吧！”

第二章

不多时，一老一少走入厢房。

只见那老者约五十来岁，须发花白，精神甚是健铄，穿一袭灰色衣裤；另一位乃是一个十八、九岁的少女，长得俊美秀丽，眉目间透出一股女孩子少有的英气。

那老者对海公大师和朱椿一揖道：

“大师，王爷。”神态不卑不亢。

海公大师忙道：

“花施主请坐。”

姓花的老者指着少女道：“这是小女翠姑。”

花翠姑趋身上前，向蜀王和海公大师深深施礼。

海公大师问道：

“不知花施主到此有何指教？”

只见姓花的老者从怀中掏出一卷纸，放在桌上，神色凝重地对那卷纸跪下磕了几个头，然后道：

“在下前来专意是为了献上这张图的。先祖曾留下遗嘱，如果遇到真正想修复宝顶的圣主明君，便将此图献上，助其一臂之力。”

原来这老者名叫花云鹄，乃是川中著名的石匠。他的先祖曾参加过南宋年间修建宝顶石刻的工程，当时名僧赵智凤四处云游化得的一大笔财富没有用完，赵智凤圆寂后，众工匠们商议，决定将剩下的一大笔财物银两兑换成黄金，藏在宝顶山千手观音石像殿堂内。工匠们还歃血盟誓，这一秘密

只传给儿子，如有不肖之子，便永不泄露。

花云鹄的父亲去世时将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给他一张图，图上标名的便是黄金藏在千手观音刻像殿内的位置。

由于图上词句含糊隐秘，画得也不清晰，花云鹄与女儿花翠姑在千手观音像殿内找了好几天晚上也没找到。

这次正好遇到朱椿下令修复宝顶，前来参加观音朝圣大典，花云鹄便将图纸送来，意欲请蜀王、大师定夺。

朱椿与海公大师本来是一筹莫展，忽然喜从天降，怎能不高兴？只是偌大个千手观音石像殿堂，找起来也不是一件易事啊！

朱椿将图上的一首七律诗轻声吟道：

“坐南朝北月正东，
银盘柱影映岩空。
上五下六左右七，
观音宝殿显神通。”

海公大师沉吟道：

“这似乎是在暗示金子的位置，但实在令人费解，特别是第三句……”

花云鹄突然笑道：

“我还几乎忘了一件事。”

说完从怀里拿出一纸信札，递与海公大师。

海公大师打开看后，喜道：

“原来花师傅与我师弟乃是好朋友，那更不是外人了。”

海公大师的师弟是峨嵋山报国寺方丈悟智法师，他与花云鹄乃至交，常在一起切磋武功，甚是投缘。此次便是他荐花云鹄来宝顶投奔海公大师，并参加复修工程的。

朱椿道：

“这诗的意思么，只有慢慢思索。今夜我们先去看看千手观音造像有何特别？”

倏地，剑鸣大喝一声：“谁？”声落之时，人已破窗而出。剑鸣只觉眼前红影一晃，海公大师也已到了他的跟前。

剑鸣道：“我明明看见有人影一晃而过，怎么不见了？”

海公大师道：

“现在宝顶山上人山人海，这人混入人群，要找他可就好比大海捞针了。”

二人回到厢房，朱椿问道：

“是谁在外偷听么？”

剑鸣恨恨道：

“定是邹亦涵那狗官派来的！”

朱椿顿足道：

“这个秘密若让邹亦涵得知，可就麻烦了。咱们只有抢先找到金子！才能免出意外。”

花云鹤问道：“蜀王殿下，所言极是。只是不知咱们今晚还去不去佛湾查看？”

朱椿望着海公大师，大师道：

“当然要去，而且还要派人日夜守护在那里，以免让邹亦涵抢先找到金子。”

夜终于来临了，一个无月的夜。

五个黑影从佛湾后山上用长绳垂下，悄悄摸到一个石窟前。

一人悄声道：

“王爷，这就是千手观音。”

这五人就是蜀王朱椿、剑鸣、海公大师、花云鹄和花翠姑。

朱椿轻叹道：

“可惜没有月光，看不到千手观音的模样。”

隐约中可以看到观音身前身后伸出许许多多黑黝黝的手臂，在黑夜裡仿佛是妖魔鬼怪，甚是怕人。

忽然，“嗤”地一声，剑鸣眼疾手快，将朱椿一把拉开，一个什么东西打在石头上，激起几点火星。“不好！”花云鹄也叫了一声，原来花云鹄乘火光已看清不远处站着一个蒙面人，他脚尖一点地，向蒙面人扑去。

那蒙面人手一扬，几点塞星飞向花云鹄。

好个花云鹄，在空中一个鹞子翻身，手臂一挥，一股劲风将暗器扫飞。

那蒙面人正要继续发暗器，花云鹄已扑在他面前，一掌击向他小腹。

蒙面人只得出掌应战，一时之间，两人打得难分难解。

朱椿等四人在一旁观看。朱椿忽觉头上微风飒然，情知不妙，向右斜扑开，一柄长枪顿时掬了个空。

海公大师大袖一挥，卷住了长枪一拉，拉下一个人来。

那人从石窟顶上落下，刚好落在先前那蒙面人丢落在地上的铁蒺藜上，顿时深入后心，惨叫一声，断了气，此人也是黑巾蒙面。

正与花云鹄缠斗的那蒙面人听见同伴的惨呼，心神微分之际，左肋已中了花云鹄一掌，“哇”地口喷出一股血来，忙落荒而逃。

众人回到圣寿寺，剑鸣忿忿道：

“这姓邹的也太大胆了，居然敢遣人行刺王爷！”